

論語集說

六







論語集說卷第六

永嘉蔡節編

先進第十一 九二五章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曰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也用之謂

用禮樂也 晦庵朱氏先進之於禮樂有其誠意

而質者也而世謂之野人後進之於禮樂

習其容止而文者也而世謂之君子 明道程子

文而勝於質則有害於禮樂之實故聖人

思反本而有從先進之言 南軒張氏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從行並去聲

集曰從隨也是十人者皆從夫子厄於陳

蔡者也時無在夫子之門者夫子不忘其

相從於患難之中故云爾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四科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不及門

之言而類記之其不從者不與也 本成都范氏晦

庵朱氏說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

集曰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無疑問則無相長之義故曰非助我者顏子於聖人之言心通自得無有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不足於回者其實乃深喜之也

晦庵朱氏致堂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辭又以深贊顏氏云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

三十三

論語集注卷第六

二

游興

節釋曰閔子騫之孝父母昆弟皆稱之而人之稱之者亦無異於其父母昆弟之所稱也故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去聲

集曰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於此而三復焉蓋誠於謹言者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於刑戮故孔子以兄之子妻之

河南尹氏成都范

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好並去聲

集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成都范氏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曰顏路顏淵之父名無繇鯉孔子之子伯魚也椁外棺也請車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徒行謂徒步而行也孔子時已致仕

尚從大夫之列言後者謙辭也

晦庵朱氏

人子

之才不才雖異父之愛子則均也鯉雖不可以並淵然於夫子則子也其死也無椁則亦已矣淵雖賢而其葬也亦稱家之有無而已又何必強為之椁乎大夫不可徒行也夫子不得舍車於鯉則亦不得舍車於淵矣夫豈為一車惜哉

南軒張氏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並去聲

集曰噫傷痛聲

包氏註

孔子於顏淵之死自

悼道之無傳若天之喪已也

河南尹氏

再言之



者痛惜之甚也何氏註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

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徒貢切從去聲夫音扶為去聲

集曰慟哀過也從者弟子也夫人謂顏淵

也註疏有慟乎蓋哀傷之至不自知其慟也

河南尹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言其死可惜

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晦庵朱氏曰痛惜致

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夫音扶

集曰喪具稱家之有無顏子簞瓢陋巷死

而門人欲厚葬之不循理也夫子雖言其

不可而不得專其事其曰回也視予猶父

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本成都范

氏晦庵朱氏說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

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焉於虔切

集曰此切問也晦庵朱氏幽明之理一也能盡



事人之道則能盡事鬼之道矣死生之理一也知所以生之道則知所以死之道矣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程本伊川子說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行胡浪切樂音洛

集曰行行剛彊之貌鄭氏四子天下之英

才也於侍側之際其所形見皆其力分之所至夫子所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也子路剛彊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夫子因以

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龜山

晦庵朱氏揚氏曰君子所謂得其死者非必考終命而後為得也死於義而已若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人是也子路為孔氏宰食焉而不避其難義也孔悝被劫而盟子路往救之救而不獲亦可以死矣以孔子不為衛君言之亦可無死矣然由之不得其死也亦志於仁而已無惡也雖不足以成仁與夫求生以害仁者有間矣

又曰此章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

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夫音扶中去聲

集曰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為即改作也



仍因也貫事也言必有中者中於理也

註疏

貨財之府無故改作非但勞民傷財得無

示人以崇利之意乎故夫子聞閔子之言

而善之

南軒張氏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曰奚何也邢氏子路之在孔門雖其學

有所至然氣質剛勇變之有未能盡者故

見於鼓瑟之際亦然奚為於丘之門夫子

所以警子路而進之也門人不敬子路是

三十三

論語集注卷第六

六

游夏

未達聖人抑揚之旨矣升堂入室喻造道

之淺深夫自得其門而入以至於升堂其

用力亦至矣特未極夫闔奧之地耳由室

而言在堂者則為未至由宮牆之外而望

其升堂者不亦有間乎聖人斯言非惟發

明子路之學亦使門人知學之有序也

本南

軒張氏說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

上與如字下與平聲

集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



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晦庵

朱氏過與不及為未得其中則均也南軒張氏

台陳氏曰觀檀弓子夏子張除喪之事與後篇論交事便見二子過不及處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

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為去聲

集曰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

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

奪其君則刻剝其民耳冉有為季氏宰乃

急賦稅以益其富此所以得罪於聖門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

論語集註卷第六 七

聲其罪以責之也晦庵朱氏曰上二句記者坐冉有

之罪而後記夫子之言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嘑辟婢亦切嘑五旦切

集曰柴姓高名柴字子羔孔子弟子何氏註

愚戇也魯鈍也嘑粗俗也辟猶便辟之辟

愚則不足於知魯則不足於敏辟則不足

於誠嘑則不足於和晦庵朱氏此皆氣稟

之偏夫子言之使矯厲而擴充之也南軒張氏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

則屢中屢良遇切中去聲



集曰庶庶幾也屢數也命天命也貨殖貨財生殖也億以意度之也空者意必固我不留於中也顏子之庶幾於聖人者以其屢空也言屢則有時而不空矣未若聖人之純也子貢以貨殖為心而不能安受天命然知識所及料事而多中焉亦其資稟之高也

本南軒張氏龜山楊氏說張氏曰賜之貨殖豈如他人哉未免有

意於豐約之間也節謂使顏子涵養之純無一毫

意必固我之累則造於聖矣子貢而不以貨殖累其心則亦必能窮理而樂天矣聖門學者惟子貢資稟亞於顏子故夫子每每對言之皆所以勉之也

論語集注卷第六 八 游熙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節釋曰踐者實履也室者闔奧也子張之行好高而不務實乃問善人之道夫子以為苟不踐善人之迹則亦不能入於善人之室矣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

集曰論篤者言之篤厚也明道程子君子謂言行相稱者色莊謂外為矯飾言與行違者



南軒張氏夫子以為言論未足以取人也苟惟

論之篤厚者是與其與君子者乎其與色

莊者乎色莊者亦固有篤厚之論如究其

實必躬行君子而後可也

東溪劉氏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集曰諸之也

邢氏疏

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

三十八

○論語集說卷第六

九

游學

兄在則必稟命而後行有不可得而專者

子路勇於為義於其所當為者不患其不

為也特患其不知稟命耳若冉求資稟失

之於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於其所當為

者遂巡退縮而為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

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無過

不及之患也

南軒張氏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

回何敢死

女音汝

集曰或曰匡人之難夫子與顏子相失顏



子在後及至夫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此驚喜之辭也夫患難之際先後不相及死與

不死焉可必哉然可以死可以無死君子不貴於徒死也夫子不見顏子雖以為憂

顏子豈不審夫子之在否而輕用其死故曰子在回何敢死致堂胡氏曰先王之制

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為師弟子者比孔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夫子而在則回何為而不愛其死以犯康人之鋒乎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

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

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大臣與之與從之者

與之與並平聲餘如字

集曰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與者疑而未

定之辭也邢氏異非常也曾猶乃也季然

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有是問夫子小之

以為不足問也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言不枉道以徇人至其不合則有

去而已由求為季氏之臣坐觀其失進不

能正退不能去龜山楊氏曰如季氏旅於泰山而不能救將伐顓臾



二臣皆不欲而不能諫是也直備臣數耳故曰具臣夫

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其於君臣之

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也蓋深

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

季氏不臣之心也南軒張氏晦庵朱氏

由求而知不從矣然世之順從者其始也

惟利之徇而已未遽有悖逆作亂之心也

履霜堅冰之不戒馴習蹉跌以至於從

人而為逆者多矣此二子所以為賢與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

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

是故惡夫佞者費音秘夫並音扶惡去聲

集曰賊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邢氏子

羔學未充而遽使為宰其本不立而置之

於事繁責重之地將反害之也故夫子有

賊夫人子之歎南軒張氏子路言費邑有民人

而治之有社稷之神而事之治民事神於

是而習是亦學也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也

邢氏而不知古者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

學也蓋君子之道本於修身而後及於治

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

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為



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

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成都范氏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三十一

論語集注卷第六

十二

游擊

為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

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

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坐才卧切長上聲母與無同乘去聲謹音謹比



必二切 晒詩忍切 相去聲 鏗苦耕切 舍上聲 撰士免切 莫音暮 冠去聲 沂魚依切 雩音于 夫三也 子者之 夫音扶 非邦 也與之與並平聲

集曰 哲曾參父名 點註孔氏 夫子語四子言

我雖曰一日長於女 女勿以我長而難言

也 女平居則言人不已 知如或有人知女

則女將何所用之 蓋使之盡言以觀其志

也 率爾輕遽之貌 攝管束也 二千五百人

為師 五百人為旅 因仍也 穀不熟曰饑 菜

不熟曰饑 方向也 謂向義也 又曰能向義則能親其上

死其長矣 哂微笑也 求赤點爾三何如 孔子問

也 方六七十里小國也 如猶或也 五六十

里則又小矣 足富足也 俟待也 以俟君子

謙辭也 又曰以子路見 宗廟之事 謂祭祀

也 諸侯時見曰會 躬見曰同 端元端服 章

甫禮冠相贊 君之禮者非曰能之 願學焉

願為小相 皆謙辭也 又曰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 嫌以君子自

居故將言已志而先為 希間歇也 鏗投瑟

聲也 作起也 撰具也 莫春季 春三月也 春

服單袷之衣也 浴盥濯也 今上巳祓除是

也 沂水名在魯城南 風乘風也 舞雩祭天



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兩非邦也與此曾皙問辭也下乃孔子答辭孰能為之大言無出其右也晦庵朱氏節謂夫子始焉以仕於時者使四子言志而終焉乃深有所取於樂道不仕之曾皙何耶蓋子路冉求公西華三子之志固皆體察其力之所至而為是言然其涵泳之功少而作為之念勝至若曾皙則異是矣其鼓瑟舍瑟之間門人記之如此其詳者蓋已可見其氣象之雍容暇豫矣言當莫春始和之時春服既成之後沂水之上舞雩之下與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既浴而風又詠而歸詳味其言則見其心怡氣和無所係累期與同志相從以樂聖人之道此夫子所以加歎而獨許之與夫以才自見者三子之志也以道自樂者曾皙之志也惜乎皙之志雖大而行有不掩焉耳

顏淵第十二

凡二十一章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克勝也克已謂勝已之私也龜山復

反也孔氏禮者天則之不可踰者也仁者

心德之全也目條件也勿者禁止之辭不

敏者謙辭也事如事事之事晦庵朱氏節

謂人有是心則有是仁有是身則有是欲

欲踰其則而反害夫仁唯克去已之私欲

以復於禮乃所謂仁也故曰克已復禮為

仁一日克已復禮云者言克已之功至也

論語集注卷第六 十五 游

克已之功至則一日之間私欲淨盡天理

流行洞然八荒皆在我闔天下無一物不

歸吾仁中矣其功用之速固如此也歸云

者蓋一性本備萬物自私欲一蔽則物與

我判然相離及夫蔽者既去離者不旋踵

而歸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用力在

我而不係乎人也顏子之在聖門以好學

稱其於天理人欲之辨已洞然於胸中故

夫子告之以此顏子聞言則喻而直請問

其目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



勿動四者克己之目也勿之一字夫子語  
顏子用力之要也視聽言動一於禮則為  
仁矣顏子自知其能從事於斯故有請事  
斯語之對朱氏曰此章問答乃聖門傳授  
心法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  
健不能致其決故  
唯顏子得聞之耳

又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  
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  
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  
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  
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  
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  
久而誠矣其聽箴曰人有秉彛本乎天  
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  
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  
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  
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悖  
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



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  
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程伊子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曰敬以持已則私意無所容矣恕以及  
物則私意無所施矣如是則天理流行內  
外一致而仁在我矣至於在邦在家無怨  
惡於我者則是敬恕之功而仁之效也晦庵

朱氏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  
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並訥

音

集曰司馬牛名犁向魍之弟孔子弟子訥  
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  
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  
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  
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是矣牛意仁道  
至大不但如夫子所言故夫子又以爲之



難言之得無訥乎告之蓋心常存故事不  
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欲使

司馬牛深省乎難而勉之也

晦庵朱氏曰南軒張氏曰

人之易其言者以其未知用力也知用力則言敢易乎哉故仁者之於言無不訥蓋如其事之無不難也朱氏曰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汎以為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切於學者之身而為入德之要則初無以異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

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

省息井切疚居宥切夫音扶

三十四

論語集說卷第六

十八

游馬

集曰疚病也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

以不憂不懼告之牛未及乎此也乃疑此

未足以盡君子之道故復告之以內省不

疚言由其平日自省於中不愧不怍則自

無憂懼未可遽以為易而忽之也

晦庵朱氏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

兄弟也

集曰亡無也牛有兄弟而云然憂其為亂



而將死也

晦庵朱氏以傳考之相繼嘗欲弑宋公而殺孔子其惡著矣

其弟子頎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之所以憂也子夏告之以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死生曰有命以言其氣也

當順其所稟而已富貴曰在天以言其理

也當安其所遇而已皆非人力所能與也

本橫渠張子說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間斷接

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敬而親

之矣何患乎無兄弟耶子夏欲寬牛之憂

而為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

也朱氏致堂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持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

三六一  
論語集說卷第六  
十九  
游

者也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溺於情而昧於理是亦不能踐其言耳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

遠也已矣譖並莊蔭切愬並蘇路切

集曰譖者毀人之行也如水之浸潤漸而

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者

愬己之寃也愬兼譖意如膚理之受病利害切

於其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於

是二者而不行焉非明者不能也然巧於

譖愬者終求以動乎人之聽而吾心之明



久而或虧焉則其言將有時而得行矣故明必遠之為貴也遠者明之至也一言之不足而至於再言之不徒取其明而又取乎明之遠聖人警學者之意深矣

本晦庵朱氏說

成都范氏曰譖愬不行可謂明且遠矣未若譖愬不至之為難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去並上聲

節釋曰制其田產薄其賦斂則食足而有

論語集註卷第六

二十一

游

以養乎民矣比其什伍時其簡教則兵足而有以衛乎民矣兵食既足則民信乎其上曾無疑貳離叛之心此則為政之大端也夫政固不外乎兵食與信然以三者權之無食則民飢而死矣無信則民離而國不能以自立矣而兵則猶可緩也故曰去兵以食與信二者權之死者人之所不免而信則不可一日無也故曰去食是則食重於兵而信又重於食矣去兵去食云者非謂兵食果可去也特以輕重相權以明



夫信之終不可去耳比而明之叩而竭之  
此聖門弟子所以為善問與晦庵朱氏曰以序言之則

食為先以理言之則信為重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並其郭切

集曰棘子成衛大夫夫子指子成也皮去

毛曰鞞疏計子成疾時人文勝而有去文從

質之言子貢惜其言之失謂出之於口而

駟馬不能追之也文質彬彬然後謂之君

二四九

論語集注卷第六

十一

游也

子二者之不可相無大抵相若也若必欲

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亦如虎豹之鞞與

犬羊之鞞無以異也本晦庵朱氏說石錢氏曰虎豹之皮白

以其文之足貴也若去毛而為鞞亦無異於犬羊之鞞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集曰哀公魯君也用國用也盍何不也徹通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



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初稅畝則什  
又取其一故爲什取二也哀公以年饑用  
不足爲憂問於有若若有若請專行徹法蓋  
欲公節用以厚民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  
復言二吾猶不足以示加賦之意有若謂  
百姓足矣君孰與不足耶百姓苟不足孰  
肯與君以自足耶蓋深明君民一體之義  
以止公之厚斂循其本而言之也使哀公  
思夫二之猶不足而有若乃欲損之以爲  
足國之道在是則庶知爲政所當損益者

矣

本晦庵朱氏南軒張氏說天台陳氏曰哀公之問在於足國有若之對在於

足民雖相反而實相成年饑用不足哀公但知爲國之病而不知民之病尤甚民之休戚即國之休戚也能行徹法以足民國用之足在其中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  
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  
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惡去聲

集曰崇德辨惑脩身切要之務也以忠信  
爲主而見義則徙焉則本立而用日新矣  
此德之所以崇也人之死生有命豈容我  
欲之乎溺於愛惡之私謂彼之死生可以



隨已之所欲虛用其力而實無所損益於

彼可不謂惑乎南軒張氏晦庵朱氏張氏曰推此一端則九欲之

而妄者皆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小雅我行

其野之詩也富益也東溪劉氏節謂夫子引是

詩以明其人愛惡如是誠不以爲有益亦

祇以自取異而已龜山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

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論語集注卷第六 北三 游學

集曰齊景公名杵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人道之大經盡矣政者正此而已景公失

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公又多內嬖而

不立太子故夫子告之以此惜其雖善夫

子之言且知君臣父子不正之患而不思

有以正之蓋從而不改者其後果以繼嗣

不立啓陳氏篡弒之禍矣本晦庵朱氏說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折之舌坊與平聲

集曰片言猶一言也白石錢氏折斷也宿留也



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晦庵朱氏

節謂獄之難折而子路能以片言折之者

蓋其見明而信著有以得其情而服其心

故不假多言也子路無宿諾一句乃門人

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明之言子路平日

於人無所欺故人亦無敢欺之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曰訟者人有所爭而訟之公也聽謂受

而決之也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

本清其源則無訟矣聖人之聽訟夫豈易

及而曰吾猶人者蓋不貴於能聽而貴於

使之無訟也本西山真氏成都范氏說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曰居謂存諸心無倦則終始如一行謂

發諸事以忠則表裏如一晦庵朱氏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曰此亦夫子所常言故又見於此成都范氏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此

集曰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晦庵朱氏君

子充其忠愛之心於人之美其樂之如在



已也扶持而勸獎之唯欲其美之成也於人之惡則從而正救之正救之不可則哀矜之唯恐其惡之成也若小人則以刻薄為心幸人之有過而疾人之勝已非徒坐視其入於惡又從而濟之非徒欲其美之不成又從而毀之君子小人之用心未嘗不相反也南軒張氏節謂君子長善而救失樂與人為善者也小人反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帥朔律切

集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也成都范氏致

堂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

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政惜乎康子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集曰民聽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所好苟

子之不貪欲則民自不為盜矣雖賞之亦

不竊也尚何盜之足患耶邢氏疏季氏致堂

柄康子奪嫡民之為盜固其所也蓋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



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焉於

集曰就成也子指康子而言也偃仆也刑

疏節謂康子之意蓋欲以殺而止姦孔子

言子為政焉用殺子而欲善則民亦化之  
而善矣君子之德猶風也小人之德猶草

也風行而草必偃以德為化亦猶是也

又曰季康子所問者三夫子對之言雖  
異而理則一要不出乎澄源正本而已

矣謙齋  
李氏

二六六  
論語集說卷第六  
其六  
劉神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

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

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

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

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夫

音扶好下  
行並去聲

集曰聞謂人知之達謂道行於家邦也質

朴也慮念慮也聞之與達二者相似而實

不同乃誠偽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

子張務外夫子已知其發問之意乃反詰



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內主忠信而所  
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河南尹氏曰慮以下

人不自矜高也皆自脩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

脩於已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色

以取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

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

隆而實德則病矣南軒張氏晦庵朱氏天台陳氏曰聞者有意

求名而實不副之達者有意務實而名自歸之此二者正相反蓋色取仁而行違則

必不能實直好義居之不疑則必不能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此聞達之所以不能

又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

論語集說卷第六 六十七

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

偽也今之學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

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伊川程子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

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

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慝並吐得切三與字並平聲

集曰慝字從匿從心蓋惡之匿於心者脩

者治而去之也致堂胡氏先事後得猶言先難

後獲也晦庵朱氏攻治也忿怒也親謂父母也



崇德脩慝辨惑切己之務也樊遲於遊息之時而問乃及此聖人所以善之

邢氏疏天台陳

氏為所當為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

所匿矣朱氏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

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能辨之

於早則不至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成都范氏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

子夏

論語集說卷第六

六八

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問知之知並去聲知人知之平聲鄉去聲陶音

遙遠並如字

節釋曰愛人仁之用也知人知之用也夫

子因樊遲仁知之間而告以愛人知以此

特言仁知之用爾遲於知人之對而未達

夫知之旨復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

直是又極言知人之功用也遲猶有疑而



訪之子夏子夏聞夫子之言而有富哉之  
歎因即舜湯知人之事以明之言皋陶伊  
尹舉於上而不仁者自無所容是知知人  
之一事誠知之大者與龜山楊氏曰舜有  
五臣而天下治而  
獨曰舉皋陶者蓋使舜從欲以治四方風  
動不犯于有司亦惟皋陶而已不仁者遠  
其在  
茲乎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  
辱焉告工毒切  
道去聲

集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  
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

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晦庵  
朱氏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集曰會聚也輔者左右翼助之意南軒張  
氏又

曰非但切磋之益從容  
浹洽相觀而善亦是也君子以文會友將

以友而輔吾之仁也東萊呂氏  
子以朋友講習故文

所以會友責善朋友  
之道故友所以輔仁

論語集說卷第六







